



非·常

凌霜降
作品

SOMEDAY
FIND ME

愛物語

爱情中，我们往往只求精得到开端
却遗下中结局……
那个曾经耗尽爱恨念忘心不忘的人
当你再「遇见」他……
终于懂得爱情的动人与残忍
不过是一念之间

天蝎座情感女巫

慈悲讲述

一个充满希望却
近乎绝望的爱情故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非·常爱物语
凌霜降
作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爱物语/凌霜降著.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506-0455-1

I. ①非… II. ①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8800号

书 名 非·常爱物语

著 者	凌霜降
策 划	崔晓燕
责任编辑	王志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455-1
定 价	25.00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SOMEDAY FIND ME





非常愛物語

SOMEDAY FIND ME

目录 Contents

01 Chapter	方固这个男人.....	011
02 Chapter	我要变身女斗士.....	039
03 Chapter	爱，受伤了.....	058
04 Chapter	一个人的伦巴.....	078
05 Chapter	爱情分身无术.....	096
06 Chapter	爱都没了，一点恨怕什么.....	124
07 Chapter	爱到最后.....	150
08 Chapter	不息的变换.....	183
09 Chapter	爱是个懒东西.....	211
10 Chapter	保卫，爱情.....	243
11 Chapter	结尾.....	267



司马嘉宝

三十三岁，电视台新闻节目总编辑，白领，骨干，精英。五年前曾与本城成功人士方固交往，方固失踪五年后遭受到方固前妻的报复才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是个有妇之夫。



西门信

三十四岁，心理医生，司马嘉宝的追求者之一。



周卉

司马嘉宝的朋友。三十岁，网站编辑，情感专家，属于那种看别人情感一清二楚，自己的感情烂账却永远算不清楚的女人，做了五年司马·美宝丈夫的婚外情人。

杨警官

五年前逼得方固出国避风头的公安副局长，五年后变成普通警察却仍然暗暗追查不放的警官。

顾星凡

也叫小凡，二十三岁，高干子弟，与父母关系不好跑出来做了发型师，追求司马嘉宝。

王大明

二十六岁，司马嘉宝的同事，在一家咖啡馆和一家书店工作。



费沁丽

三十五岁，方固前妻。离婚后患偏执性精神病，针对对象是司马嘉宝。

方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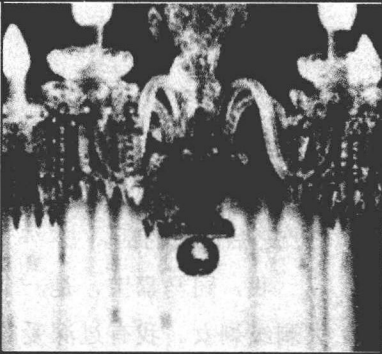
司马嘉宝失踪五年的前男友，表面身份是地产商人，背后身份是黑白两道的大人物。

司马美宝

三十三岁，司马嘉宝的双胞胎姐姐，得知丈夫离婚后十分爽快地离了，事实上却受了很严重的情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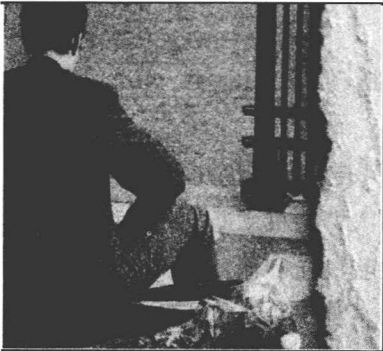
朱明明

三十七岁，司马嘉宝最好的朋友，移民不到一个月即横死他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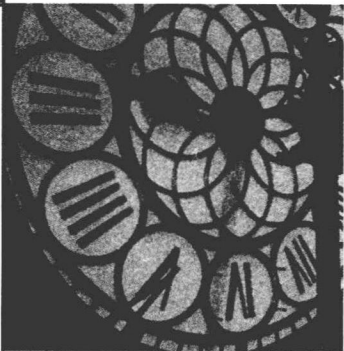
朱央央

十八岁，混日子等出国的高中生，属于年纪不大却谈过无数次恋爱的90后潮女。



王小明

七岁，司马美宝的儿子，司马嘉宝的侄儿。



序言 xuyan

你到底为什么还不出嫁？

这是认识我的大多数人，稍微和我熟悉一点之后问我的话。

我，司马嘉宝，是一个三十三岁的齐天大剩级剩女。我有过深爱的男人，但这个男人，五年前失踪了。

身边的人都以为我在等他，但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等他。

如果我在等他，为什么我会接受相亲，也接受遇见另一个合适的男人即当机立断把自己嫁出去的想法。而如果我没在等他，我为什么到现在仍没有嫁出去，到现在我仍会在深夜里想起他，仍然期待忽然有一天，他会像忽然失踪那般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三十三岁了，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一个老女人。我这个老女人，偶尔买得起奢侈品，也有足够的历练来应对职场，我表面身

光颈亮活色生香，内心却寂寞穿孔荒草丛生。

我也会去相亲，也有认识的男人，我甚至和漂亮的小男生暧昧。可是我没有爱情。准确一点说，我没有遇见那个我爱的他同时他也爱着我的男人。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已经三十三岁了却仍没有出嫁甚至没有出嫁机会的老姑婆；也就是说，每当别人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出嫁的时候，面对她们好奇的无奈的鄙视的眼神和语气，我不管是装作没心没肺地说：那是因为我一个人过很好。还是装作超厚脸皮地说：没有人娶我，你介绍一个吧，或者是沉默不言假装很受伤，都已经毫无底气。

于是女人们教训我，遇到差不多的就赶紧嫁。女人出嫁，嫁得最好，应该是条件相当你爱他他也爱你。次些，就嫁个你虽不那么爱他但他却爱你的人。最次些，就嫁一个你爱的。最差，是互相不喜欢，这样嫁过去，必成怨偶。

谁不想嫁得最好？

而最好的，往往也是最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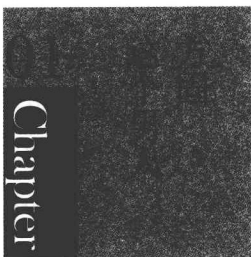
于是，我常常安慰自己，男人嘛，他是我的LV包，是我的爱玛士包，是我的普拉达晚装，是我的卡地亚钻石，属于奢侈品，有，当然更好，但是没有，我也能好好活。而事实上，我心里比谁都恨嫁。恨嫁这两个字的完整意思就是痛恨自己怎么还嫁不掉。我三十三岁，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于是熟女熟到透，恨嫁恨到头。

三十三岁，已经混到这把年纪了，我没有男友，没有情人，也没有被谁包养，我不断地相亲，却总是看不上别人，或者被别人嫌已经老到生不出健康的孩子。纵观我的整个生活圈，我甚至找不到一个真心实意娶我的男人。或者，当年有人想娶我的时候，我不愿意嫁，现在我想嫁了，却找不到愿意娶我的人了。我也许仍在职场上身光颈亮雷厉风行，可我知道内心的我灰头土脸，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剩女。

可是，就算我是剩女，那又怎么样？梦想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梦想，如同女人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我还是梦想我能得到爱情，我还是想找到一个绝种好男人结婚生子，然后用我三十几年所练就的经验和智慧，好好经营我的婚姻，坚决和他一世白头。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是谁弄丢了我的爱情？是我自己吗？还是我的梦想太过荒诞无法实现，所以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爱情？



1

门铃响的时候，司马嘉宝只剩丝袜没有脱了。她以为是朱央央，匆匆把睡衣套上就去开门：“告诉过你多少次出门要带钥匙！”

话还没有说完，门一下被人大力推开，上一秒钟才看清楚推门的是一个陌生男人，下一秒钟，一个女人已经从那男人身后闪进来，一张脸一半得意一半愤慨，手一扬，司马嘉宝只觉得眼一黑，便被一个耳光打倒在地上了。

司马嘉宝趴在地上愣了一秒钟，理智才回来。学过跆拳道的她凭着本能，快速伸手一把抓住那女人踢过来的脚，借力使力地让她倒在地上，当然，自己也顺便快速爬了起来，在转身的同时对准刚才推门现在已经进来的那个男人就是一脚。

那男人很明显是练家子，往后闪了闪。但大概他也没有想到司马嘉宝第二脚就跟上去了，所以他一下子后退了好几步，然后踩在司马嘉宝刚脱下的那双紫色的细高跟鞋上。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司马嘉宝还抽出了半秒心疼了一下那双刚穿了一次的鞋，又

想，算他幸运，这是在她家里，要是还没脱高跟鞋，哼哼，有他受的。

她十年前学过跆拳道，刚做记者那会儿整天在外边儿跑，为了防身又去学了点擒拿术。况且，她一向动作敏捷灵活，不是林黛玉型的女人。

趁那两人从地上爬起来的当口，司马嘉宝动作快速地后退几步，顺手拿起桌面上的电话冲进了卧室反锁上门，打电话的时候，她已经稍微平静下来了：“110吗？我这里是香河小区2号楼17层1727室，有一男一女入室袭击打劫。已经进门了，我现在躲在卧室里，请问你们几分钟能够派人过来？”

电话那边说，有民警在附近，马上到，要她不要慌张。

司马嘉宝挂了电话。一边找衣服穿上，一边死死盯着门。她虽然三十三岁“高龄”了，单身也有五年了，可还没遇过这样的场面，电影里那些镜头在她脑海里闪过，是抢劫吗？还是逃犯？这些念头让她全身戒备，等着有人大力跺门进来时来一个绝地反击。

可司马嘉宝等了好一会儿，那门纹丝不动，愣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怎么，难道女的被自己拉倒在地上戏剧性地撞到什么东西死掉了？那男的呢，不至于被高跟鞋给杀了吧？或者是知道她已经报警所以不敢再有所行动跑掉了？

司马嘉宝心里嘀咕着，那门越安静，她的好奇心就越被勾了起来，差一点就要忍不住不怕死地去打开门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十分钟过去，司马嘉宝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是打劫吗？为什么是自己被打劫？那女人脸上为什么是那样的表情，一半得意一半愤慨？得意什么？愤慨什么？为什么要得意？为什么要愤慨？能够打她是那么得意又愤慨的事情？她什么地方得罪她了？同事？下属？被她所做的节目曝光的当事人？

司马嘉宝全身绷紧，脑子快速转了半天，仍不知所谓，直想冲出门去，问个明白。

其实怕什么，她自己能防身。再说了，警察再慢，这会儿也应该快到了吧。

她决定去看个究竟，于是走到门边，临时想起又回头抓起了床头的时装杂志，万一对方正等着泼她硫酸呢？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女人天生爱惜容貌的本性促使她赶紧停下了好奇过头的脚步。

算了，还是再等会儿吧。

咯！门忽然间被人敲了一下的声音吓得她一下子跳了起来。

“喂，司马，你在吗？”是朱央央。

2

朱央央刚满十八岁，巴掌大的小脸上五官精致，但妆容浓艳，身材堪比模特，但衣着暴露至极。她是司马嘉宝的好友朱明明的女儿，朱明明先行出国后，朱央央寄居在司马嘉宝的客房里，等同于司马嘉宝的同居密友。不过只是同居，不是密友。因为两人似乎气场不太合，司马嘉宝实在不太能接受家里忽然多了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独居习惯了的人都有这样的毛病，已经不适合与别人共居一室了。

司马嘉宝几乎是立马打开了门，相信朱央央从来没有看到过司马嘉宝见到她时有过这样惊喜过望的神情，所以朱央央怪怪地往后闪了闪：“你干吗呀，怎么怪怪的？对了，你为什么搞了个婴儿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哪来的婴儿？你的私生子吗？什么时候生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大肚子孩子就生出来了？”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司马嘉宝瞪了朱央央一眼，却未发现她有开玩笑的意思，于是三步并两步跑到客厅一看，茶几上果然放了一个婴儿！那小手还伸出来，胡乱地想抓住什么，让她想幻想他是个假的都来不及。

哪来的婴儿？刚才那一男一女呢？婴儿是他们带来的吗？会不会是恐怖袭击的婴儿炸药包？太残忍了吧？

司马嘉宝被自己突然间异常丰富的想象力驱使着，冲过去，快速地剥开婴儿的衣服尿布，看看到底有没有炸药，结果好了，这个陌生的婴儿被她这个神经紧张的陌生女人这么一弄，哇的一声哭开了来，并且哭声有越来越大之势。

司马嘉宝手忙脚乱地帮他穿上纸尿布，无果。婴儿哭得更厉害了，想必是抗议她粗手粗脚。天见可怜，司马嘉宝虽然已经三十三岁高龄，可是她还真没怎么给婴孩换过尿布。她姐姐司马美宝的儿子王小明小的时候，有保姆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侍候着，根本轮不到她这个小姨。

正头痛呢，门铃响了，外面有人喊：“有人在吗，我是杨森警官，请开门。”

糟糕，她都快要忘记刚才她报警了：“朱央央，去开门。是我报的警。正好，歹徒跑了，警察来了就帮忙处理这孩子吧。”

“这个孩子真的不是我的！”司马嘉宝差点没从沙发上蹦起来，眼睛瞪着对面那个戴着大盖帽一脸严肃的男警官吼。

什么狗屁警察，问孩子不是她的为什么看到她给孩子换尿布，司马嘉宝说是刚才来袭击我的男女带来的，他又问她有证据吗？

连朱央央都说一进门就看到婴儿放在茶几上，她能有什么证据，她又没有在客厅里装摄像头。唯一能证明刚才有人进门袭击她的是她那双紫色的高跟鞋，被踩得有点歪。可警察说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她自己回来换鞋子时都很有可能踩到。

然后司马嘉宝只能提出说，门上有那男人的指纹。结果警察说，这不是什么伤害性的大案，指纹专家很忙，等排队到来这做鉴定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那这婴儿怎么办？”司马嘉宝已经有点气急败坏。

“孩子真不是你的？当然我知道单亲妈妈养孩子不容易，可

是我看你的生活水平并不太差。”他说着还环视了一周司马嘉宝花了快一年时间才精心装修好的二居室。司马嘉宝气得直想翻白眼，警察哥哥呀警察哥哥，你为什么要做警察而不是去编小说？

“我再说一次！孩子不是我的！不信可以去做DNA鉴定！”司马嘉宝咬牙切齿一字一句，已经到了怒火崩溃的边缘。

3

大概是她急得差点血溅当场的样子感染了这个年纪不比她大多少的警察，于是，他转头看了一眼在身旁做记录的女警，然后对司马嘉宝说：“这样吧，你抱着孩子，咱们一起回警局做个记录立个案。”

去派出所，然后问话，登记，给孩子拍照，然后查找婴儿失踪档案，报案记录。

深夜十一点半，孩子哭累了，睡着了。杨森警官脱下帽子，露出才中年就秃了大半的光头，一脸无奈地半哀求半要求地对同样疲惫不堪的司马嘉宝说：“司马嘉宝同志，你看，都这么晚了，我女儿都三天没见着爸爸了，刚才还说不见着爸爸今天就不睡。你看局里也没个能照料孩子的人，你能不能带着这孩子先回去，我们明天再联系，好吗？”

她能说不吗？这警局一到深夜就人迹全无，看来，我们的社会真是一片安定团结呀，连警察叔叔晚上都正常休息了。就只有她这样的倒霉女人，深更半夜的，还得抱着个不知是谁的婴儿发愁。

杨警官见她答应，立即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自动提出用警车送她回家。小区的保安，看到司马嘉宝抱着个孩子从警车上走下来的时候，一脸惊惶地走过来问她：“司马小姐，你有什么事吗？”

“没事。”司马嘉宝真是笑靥如花，心乱如麻。

正说着，怀里的婴儿哇地一声大哭起来，那声音又亮又脆，绝对是这寂寞午夜的一声响雷，司马嘉宝头都大了：这小祖宗哎，你是在故意提醒我，今天我倒霉的忙乱绝对不是一场噩梦吗？还是想告诉我，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宝宝！我的宝宝！”

司马嘉宝正不知如何应付怀里放声大哭的婴儿，前面忽然不知道从哪里窜出一个披头散发面容憔悴哭腔也异常急迫的女人，她冲过来，一把夺过司马嘉宝怀里的婴儿，然后另一只手死命地推了她一把：“你这个贱人！为什么偷我的宝宝！为什么偷我的宝宝！”

司马嘉宝被推得倒退一大步，整个人完全石化。什么，她偷她的宝宝？她避都避不开，为什么要偷她的宝宝？

司马嘉宝还没反驳，那个女人就大叫起来：“老公！老公！快来！宝宝找到了！快来抓住这个偷宝宝的女人呀！保安！保安！你还不抓住她！她是个小偷！是个人贩子！”

一个男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冲了过来，先把那个哭泣的神经质女人揽在怀里，然后才看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司马嘉宝和那个刚巧认识司马嘉宝的保安，当然，还有那个同样倒霉的刚想开车走又看到了特殊情况不得不回头的杨警官，看来，他的女儿注定要第四天没法儿见爸爸了。

那个女人脸上的悲伤和焦急，不像是装出来的。那个男人脸上的神情亦然。即使女人是疯子，这管理良好的小区不太可能大晚上的同时出现一对疯子吧？莫非，那个婴儿真的是他们的孩子？但他们的孩子是怎么跑到司马嘉宝家的茶几上的？

“这是你们的孩子？”幸好有杨警官，否则，司马嘉宝今晚怕是跳进长江也洗不清了。

保安也证实，那是同小区的一对夫妇，孩子刚出生四个月，今天下午女人带着孩子下楼散步，有人来问路，她指个路的时